喬冠華的笑

白頭翁

閒話煙雨

在聯合國警衛的帶領下，我們悄然走進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會議室。聯合國一共有六個會議室，這個會議室可能是其中最高級別的。全世界問題多，麻煩事多，需要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表決的會議就多，這個只有幾十個正式代表座位的會議室排成一個未封口的圓形會場，正中座位是輪值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主席，非常任理事國當選主席，依次左右排開，椅子分三排，最前面的是代表席，後兩排的是隨行人員，但人人都有發言權，都可以發表不同意見。不要求一致，不要求通過，只要求表達，最後進行表決。我們悄悄地坐在旁聽席的座位上，要求不能拍照。聯合國工作人員從椅子左手掏出一個耳機，原來那是一個可以選擇語言的聽力器，聯合國有六種語言，分別是英語、法語、俄語、漢語、阿拉伯語、西班牙語，終於聽到那熟悉的母語之聲，原來常任理事國們正在開會研究也門難民的安置與救濟問題。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開會似乎並無秘密，一切公開，一切透明，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終於來到聯合國大會議廳，它並不富麗堂皇。更多的是莊嚴、肅穆和使命，一種居廟堂之高，參政議政的隆重氣場，讓人一旦進入就拭目以待，兩手下垂，自覺地嚴肅起來。會議廳的背景簡單明快，是藍色白色相間的聯合國會旗。兩邊二三樓是工作間，同聲翻譯，六種聯合國用語同聲揚起。聯合國大會議廳的座位的排列自然，也有規矩，每年開始，由聯合國秘書長親自抽籤，今年抽到的是馬里，因此從M開始，依次排序下來。

聯合國裏故事多。

喬冠華的笑，赫魯曉夫的鬧，卡斯特羅的叫，卡扎菲的哨，葛羅米柯的尿。真是說不盡的聯合國。

一九七一年就在這個大會議廳中，正在召開的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進行了具有歷史性的投票，結果以七十六票贊同，三十五票反對，十七票棄權，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喬冠華的笑正是爆發在那時那刻，那張喬冠華大笑的照片，應掛在聯合國的走廊中。作為當時中國代表團團長的喬冠華、副團長黃華都是開懷大笑，在聯合國大會議廳那麼莊嚴肅穆的國際政治殿堂上，當着全世界各國的外交家、政治家，那樣毫不掩飾的大笑，在聯合國大會議廳鮮見。喬老爺的笑那麼縱情和舒心，如此的瀟灑和奔放，富有感染力。我們今天坐在這個大廳的後面，彷彿依然能聽見喬老爺的朗聲大笑，那笑聲彷彿震動了整個聯合國，曾被西方記者稱之為「震碎了議會大廈的玻璃」。

喬冠華在聯合國放聲大笑的新聞照片，一時紅遍全球，那張照片也獲得當年美國普立茲新聞獎。至此聯合國留下喬冠華的笑。（**「做客聯合國」之二**）

對自由的再思考

江河水

如是我思

在一九八六年離世的美國小說家馬拉末（Bernard Malamud），曾經獲得普立茲小說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他的小說着重描寫受盡苦難的低下人物，這些人物都非常樸實而善良，嚮往美好的新生活，但結果總是幻滅。馬拉末透過這些人物經歷的苦難，顯示出人類的堅毅和同情心。他說過有關自由的一句名言，就是：自由的目的，是為了替其他人創造自由。

馬拉末的話令人反思的地方，是為何當示威者開口閉口是爭取自由的時候，其他人總是會因為他們的爭取而失去自由？看看香港現今的情況不正是如此嗎？多少靠港鐵來上下班和上下課的市民，看着他們在所謂爭取自由的口號下進行破壞，令他們失去了行動上的自由？

在一九四四年離世的美國作家威廉・懷特（William Allen White）曾經獲得普立茲傳記文學獎和普立茲社論寫作獎。他寫的社論有時是很偏激的，比如他認為大學就是要培育出有叛逆性的青年。當然他的偏激和他寫作時代背景是息息相關的，因為那個時代的青年，都缺乏衝勁和活力。但他有句名言，卻是千古不移的，他說，自由是你不能擁有的東西，除非你把自由帶給別人。

看看如今的香港，爭取自由的人，有把自由帶給別人嗎？不但沒有，更要剝削他人的言論和行動的自由。台灣島內不也是正在逐步走向那樣嗎？在民進黨還是在野的時候，口口聲聲不也是要爭取言論自由嗎？但一旦上台執政了，卻要立法來限制反對者的言論自由。

在一九二四年離世的捷克小說家卡夫卡（Franz Kafka），他的小說《變形記》、《城堡》和《審判》描寫在現實生活中的人的異化和隔閡，以及心靈上的殘忍無情。他對自由的名言是：你是自由的，這就是你迷失的地方。看看現今的香港，那些暴徒無法無天的自由，是不是正是他們迷失的地方？多少人其實都迷失在自由的叫聲和口號之下？

自由應該是在法律之下，可以自由作出選擇，但是看看現今的香港，你可以選擇在暴力威嚇下的言論自由嗎？坐在私人汽車內的駕駛人，當示威人士在馬路上擺下路障時，你敢自由向示威者說出反對的話嗎？坐在巴士上的人，連快點回家的自由也沒有啊！

還是生於一九二二年的美國歷史學家希默爾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說得好，她說，自由也會腐敗，絕對的自由更是絕對的腐敗。看看如今的香港，那些暴徒有你無我的絕對自由，不正是代表着自由正在走向腐敗嗎？

建築會說謊嗎？

方　元

流動空間

建築應該是真實的、誠實的。長城、羅浮宮、香港中銀大廈都是這樣的建築。沒有人想到建築會說謊吧？其實，不誠實的建築確實存在，只是人們未必能察覺出來。我就遇到過這樣的事。

去年路過天津時，順便在火車站附近躑躅了一圈。天津是中國的第三大城市，歷史上曾有八個西方國家在此設立「租界」，因此天津的建築非常有特色。

火車站位於海河北岸，過了橋就是著名的「解放北路」。它過去叫作「維多利亞大街」——沒錯，就是那個英國女王的名字。一八六〇至一九四二年，這一帶曾是英國人的「租界」。這條大街就像香港的「皇后大道」，是「英租界」的行政和金融中心。市政廳、大飯店、銀行的總行、洋行的總部等都設在此街，因此它匯集了全城最好最威的建築。可以說，這條街是天津近現代西洋建築的博物館。

我對這條街十分熟悉。街上有許多上世紀留下的英式建築。二十八年前我為了寫博士論文《英國建築在中國的影響》，在這條街上不知走過多少遍。如今這條街變了許多。

在街的南端有一家著名的飯店，它的英文名是Astor Hotel，中文名叫「利順德飯店」。它的歷史可追溯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作為天津最早的西式飯店，它在滿清和民國時代是「洋大人」和京津上流社會的「名人會館」。李鴻章、袁世凱、孫中山、溥儀都曾是座上賓。

然而，當我看到飯店大樓時，不禁大吃一驚！它完全變了樣子，既不是二十八年前我看到的那座舊建築，也不是當代時髦的新建築，而是變回一百二十多年前、清朝光緒十五年的利順德飯店。

直說了吧，這是一座冒牌的歷史建築。幸好我研究過它的歷史，在史書上見過光緒年的舊照片，否則很可能被它蒙騙了。但對於那些不知底細的人，就很容易信以為真。

一八九〇年（光緒十五年），利順德飯店踏入它的「黃金時代」。為適應持續增長的貿易和不斷增加的外國人口，它拆掉了原來的房子，新建了一座殖民地風格的三層大樓。在大樓的轉角處有一座五層高的意大利式塔樓，據說它是天津當時最高的建築物。

▲利順德飯店是天津最早創立的西式飯店

方元繪畫

邁入二十世紀後，飯店繼續發展，進行了多次擴建、重建以及無數次大大小小的裝修改造工程。我上一次看到它的時候是一九九〇年，飯店早已不是光緒十五年時的模樣，而是一座裝飾風格的現代建築。塔樓也變了樣，還加了一座紅色的法式屋頂。

今天人們看到的這座簇新的「歷史建築」是在二〇一一年建成的。它再現了一八九〇年利順德飯店的樣子，把飯店在二十世紀的那段歷史一筆勾銷了。

在飯店的牆上有一塊銘牌，上面寫着：「中國二十世紀建築遺產」。這就奇怪了。既然要「假冒」一八九〇年的建築，那麼銘牌上應該寫「中國十九世紀建築遺產」；如果想說二〇一一年重建的，那麼應該寫「中國二十一世紀建築遺產」；但怎麼寫成了「二十世紀」？

頒發銘牌的機構是兩個有權威的專業學會：中國文物學會和中國建築學會。兩大學會專家濟濟，絕不會犯如此低級的錯誤。但除了他們，還能有誰呢？

令人困惑的是，在中國政府收回天津「英租界」七十年之後，這座仿製的殖民地式建築想要告訴我們什麼？這個問題超出了一般的建築設計問題，還是留給社會學家去解釋吧。

據建築設計單位介紹，這個「還原」工程得到「專家及社會各界的高度讚譽」。這也是奇怪。讓我們設想一下：如果羅浮宮博物館因油畫《蒙娜麗莎》的顏色老化，而讓當代畫家重畫一幅顏色如新的仿製品來替代原作，那麼人們會有什麼反應？一定會罵博物館做蠢事。但是，對於歷史建築的仿製品，卻有人「高度讚譽」，這豈不是怪事？

所謂「還原」或「仿製」，不過是對冒牌建築的一種矯飾的說法。類似的情況不僅在天津，我在上海、廣州和香港也見到過。雖然表現的方式不同，程度有深有淺，但問題的本質是一樣的。

這四座城市有一個共同點：它們是最早接受「西化」的中國城市，有豐富的西洋歷史建築資源，但在過去的經濟快速發展時期，許多老建築被改建或拆除了。在目不暇接的現代化變遷之後，人們開始懷念過去的歲月。於是，老建築成為人們懷舊的劇場，成為人們與過去聯繫的靈媒。

除了懷舊的因素之外，歷史建築的價值也隨着旅遊經濟的發展而水漲船高。如今人們已認識到，歷史建築是一項重要的文化資本，而且文化資本可以通過旅遊業兌換成經濟收益和GDP。懷舊文化和旅遊經濟一方面推動了歷史建築保育，另一方面也帶動了仿古建築、復古建築和冒牌建築的氾濫。

新建築可以不斷增加，但老建築就只能吃老本。冒牌的歷史建築不但不能增加城市的文化資本，反而會損害城市的文化品質。無論仿製的歷史建築如何「還原」，它都不再是原物，因此它的歷史價值是零。如果城市到處都是假冒的歷史建築，那它就與「迪士尼樂園」一樣了。不同的是，灰姑娘城堡明擺着是虛構的故事，而冒牌的歷史建築是要讓人們相信它是真歷史。

實際上，當人們「重建」歷史建築的時候，也是在重構歷史，重構城市的文化身份。振興旅遊經濟雖然重要，但我們不要為了眼前的經濟利益而忽視長遠的文化影響。如果一座城市把歷史建築都拆除了，那它就像一個失去記憶的人。但是，如果一座城市到處是假冒的歷史建築，那就是一個說謊的人。

青皮核桃裏的鄉愁

李仙雲

人生在線

秋風秋雨話秋愁，外面狂風呼嘯，暴雨如注，只聽得「咔嚓」一聲，窗外路邊的一棵香樟樹竟被颶風攔腰吹斷，那斷裂的殘枝，似在雨中哀怨悲悽地訴說它生命曾經的繁茂。眼前的一幕，也讓回憶慢湧，每到斑斕收穫的深秋，在家鄉關中平原，正是綠皮核桃掛滿枝頭之時，那纏繞味蕾的淡淡清香，穿透沉沉的歲月，猶如打開我記憶寶匣的密鑰，它瞬間就讓一段久遠的往事開始清晰如昨。

我生於萬物復甦的春天，母親說，我出生時，家鄉的庭院冒出了兩棵蘋果樹苗，爺爺從別家院落也移來兩棵核桃樹栽種在一起。從我記事起，每到春天，我就拿個蒲團和小夥伴坐在核桃樹下看「娃娃書」（連環畫），看得無趣了，我們就玩「過家家」，每次玩得正「嗨」時，一陣春風拂過，核桃樹上開的毛茸茸的花絮，就像俏皮搗蛋的頑童在枝頭盪着鞦韆，肆意搖擺，煞是惹人喜愛。而花落掛果之時，還不識數的我們就那樣顛三倒四的數着，饞着，中間有人冒出一句「核桃真好吃」，我們都開始揚起臉垂涎欲滴地望着那在枝頭若隱若現的小青果。

一到深秋，成熟的核桃總會在清晨帶給我一陣驚喜，有的已迫不及待像蟬兒脫殼般掙脫了綠皮束縛，從樹上滾落下來，我如獲至寶撿拾後迫不及待地敲開，白白的果肉讓舌尖溢滿了清香脆甜，那般的爽口美味。最令人開心的場景就是「打核桃」，每次哥哥拿着長長的竹竿，靈巧地在樹杈間敲來打去，那些像乒乓球一樣圓溜溜的「小綠球」就「噼裏啪啦」滿地滾落，我和姐姐在樹下滿地奔跑四處撿拾，有時核桃砸落到頭上，歡笑聲夾着尖叫聲，驚得老母雞嘎嘎叫，抖動的花翅膀總會落下幾根色彩艷麗的羽毛。

吃核桃更是件有趣的事，那些綠皮像用膠水黏在果核上，任我們如何敲打輾砸，就是牢牢黏合在一起，我們常常「五爪龍」並用，把綠皮在石頭和磚塊上連皮帶水地磨，核桃汁液比染料還厲害，經常把我們白白嫩嫩的小手染成褐綠色，吃得連嘴唇和牙齒都成了青綠色，沒個把月，那顏色根本無法退卻。而砸開核桃外殼，那白嫩如玉脂的白瓤果肉，就像舌尖上開出的花蕾，它滋養了味蕾也香甜了我們對漫漶流年的記憶。

記得有次和媽媽在核桃樹下乘涼，我偶然問到，為啥村裏人都喜歡在庭院裏栽核桃樹啊？媽媽說，核是「和、合」二字的諧音，原來，核桃樹竟像「願景樹」，它寓意着日子和美、鄉鄰之家和睦謙讓，竟是以樹寄情，寄託着鄉親們對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嚮往。

貝多芬變戲法

李　夢

黛西札記

每當人們提到貝多芬的《迪亞貝利變奏曲》（Diabelli Variations），除了將其與巴赫偉大的《哥德堡變奏曲》相提並論之外，還有一位鋼琴家的故事不得不說。一九九〇年，在英國利茲國際鋼琴比賽現場，來自波蘭的鋼琴家安德塞斯基（Piotr Anderszewski）連續演出兩部變奏曲——貝多芬的《迪亞貝利變奏曲》以及德國作曲家魏本的三樂章鋼琴變奏曲。在出色詮釋貝多芬的三十三首變奏曲之後，安德塞斯基開始演奏魏本那首小巧的作品，沒想到只彈了一個樂章就棄賽離場。參賽者對外公布的理由是「不滿意自身表現」，繼而有樂評人表示：「鋼琴家奏畢《迪亞貝利變奏曲》之後，下一首曲子能彈什麼？答案是：『什麼都彈不了。』」

不知即將於下月來港演出的英國鋼琴家李維斯（Paul Lewis）是否聽過這個故事，他頗為明智地將貝多芬這三十三首變奏曲放在下半場的曲目單中，上半場是舒伯特為人熟知的D大調鋼琴奏鳴曲（D894）。李維斯曾跟隨布倫德爾（Alfred Brendel）學琴，從這位學究氣濃重的奧地利鋼琴家那裏得到不少演奏德奧作品的方法，因此，從一九九〇年代出道以來，李維斯並未像很多同輩鋼琴家那樣挑戰不同類型的作品，而是一心一意在德奧音樂世界中潛游。

大約八年前，李維斯曾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辦全舒伯特作品演奏會，後又在二〇一四年與捷克愛樂樂團一同訪港，演出布拉姆斯第二鋼琴協奏曲。不論舒伯特、布拉姆斯抑或下月即將演出的貝多芬，都是這位正當壯年鋼琴家常演常新的曲目，而他演奏德奧作品的風格，並不全然像他的老師布倫德爾那樣極其嚴謹且克制。他的踏板用得頻繁，以至於灌錄的舒伯特和貝多芬的鋼琴奏鳴曲唱片聽來總有氤氳之感，而他過去一段時間在個人臉書專頁展示的《迪亞貝利變奏曲》多段演奏視頻，亦是爽朗奔放而熱烈，讓人想到迪亞貝利收到貝多芬樂譜後的評語：光彩照人。

不單是魏本的變奏曲，我想任何一首鋼琴獨奏作品出現在《迪亞貝利變奏曲》之後，總不免有相形見絀之感。「樂聖」寫作這部宏大作品的初衷，是因為當時著名的出版商迪亞貝利曾將自己創作的一首圓舞曲寄給彼時奧匈帝國幾乎所有知名作曲家，希望他們每人創作一首變奏曲。從業餘作曲家魯道夫大公到貝多芬的學生車爾尼，都收到邀約，唯獨貝多芬不領情。一來他對於圓舞曲並不十分感興趣，二來心高氣傲的作曲家並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與其他作曲者並置。他先是拒絕迪亞貝利的邀約，此後花費整整四年時間創作三十三首變奏，超額完成任務，難怪迪亞貝利收到樂譜後激動不已呢，當即稱其足夠與「巴赫的傑作分坐一席」。

◀英國鋼琴家李維斯將來港舉辦獨奏會　作者供圖

巴赫《哥德堡變奏曲》的偉大，在於其既單純又豐富，從簡單樂思中牽引出形而上的哲思與想像。《迪亞貝利變奏曲》相較之下，更「入世」一些，該張揚時張揚，該繾綣時繾綣，不像貝多芬的第五或第九交響曲那樣背負厚重與深沉的包袱，而是暢快自在的，用安德塞斯基的話說，像一場「扣人心弦的旅程」，沿途風景繽紛，目不暇給。連素來嚴肅的布倫德爾也忍不住為這些小曲子取古怪逗趣的名字，例如第九首又名「勤懇的胡桃夾子」，第二十一首是「瘋瘋癲癲，哭哭啼啼」，到了第三十首又變作「溫柔的哀傷」。

不少鋼琴家曾現場演出此曲或灌錄唱片，最近我頻繁聆聽的一個版本是里赫特一九八六年在捷克布拉格現場演出的錄音，沿循里赫特一貫的生猛，亦不時透出幽默與調侃的意味，最終將聽者引入輝煌明亮的尾聲。連素來憂鬱的里赫特在詮釋此曲時都暫且隱去神秘，我們又何不藉此變戲法式層出不窮的作品一忘煩憂呢？